

文匯報

第一卷十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歐洲堡壘何時有用？

——軸心每天提心吊膽的守候着盟軍的進攻

本報倫敦七月廿四日特電

溫之譯

一個柏林內軍事發言人最近曾說，德國正守候盟軍的突擊比利時，法國北部和南部，義大利和巴爾幹。發言人的一個獨典記者談話中又說：「德國必須時時刻刻留心着同盟國的進攻。我們憑藉着強大的潛艇，來幫助破壞任何方面的盟軍登陸行動。」

另一柏林通訊員引證了德國軍事專家接受浮的話，就是盟軍第一次的進攻是從地中海開始的，因為同盟國有三支調練精良裝備越趨越好的軍隊，兩支在非洲和一支在美洲，還有法國的後援準備出動。

柏林方面說，同盟國的力量正在逐漸增加，不能估計得太低。他們似乎正在調度一種「敏捷的進攻計劃」。德國最高司令部預料對各國不同攻擊，於是集中軸心的主力，在內地邊境佈防在所有歐洲沿海的許多。

不僅是德國，就是歐洲戰國個個心緒不寧，也都在那裏等待着盟軍的警鐘。羅馬電台表示，墨索利尼的軍事專員抽注意在義大利無事俾免的登陸。另一個廣播員說，「義大利人民等待進攻，我們未嘗戰事而死。我們準備付任何的變遷。如果美軍進攻在義大利王國捕獲，就不會有一次愉快的結果。」

在巴黎，警察總監緊閉國卡車和運貨車行發許多要道劃布一個禁令，包圍直通巴黎的德法馬大道。又的東國空軍交通，是偵察鐵路，里伏利路和其他歐洲大物的無敵入路組織以前，起是主要的

禁止區域。馬爾賽斯海峽區域，在馬特羅和德美古版領教堂之間，也是不准通行的。向西面，巴黎以外的道路可通行警備和處界。

這種法令是為了德國而宣布的。通往法蘭西海岸的道路的防禦，是根據了柏林的一個要求。德法海岸是安置有大數目的「用一千噸鋼鑄成的防盜鐵幕，保衛大西洋長城以對付空」，路的德口都應放齊結實內鐵絲網和地雷，敵人不能在任何方面登陸。那必須付以重大的代價。」

敵人正在加速地徹底改編軍隊。他們調集大砲上的大部分軍火據站，已有些時候了。改編軍隊屬突比西亞戰役以後，要務，因為盟軍的調動自如，遠在德軍之上。在德法戰爭中，德軍行軍的速度，幾乎加倍於法軍或英軍，現在盟軍行軍的速度也與德軍相等。

歐洲堡壘何時有用？
當那要進攻柏林？
史達林怎樣給記者覆信？（附原信）
義大利面臨空前人海？
「入城」的困難問題
我眼裏看到的蘇聯聯軍
「入城」日大
外國報紙最多的地方
將軍「和借」時之政治問題
托斯泰為蘇聯文學的發展

本期目錄

- 歐洲堡壘何時有用？
- 當那要進攻柏林？
- 史達林怎樣給記者覆信？（附原信）
- 義大利面臨空前人海？
- 「入城」的困難問題
- 我眼裏看到的蘇聯聯軍
- 「入城」日大
- 外國報紙最多的地方
- 將軍「和借」時之政治問題
- 托斯泰為蘇聯文學的發展



從那裏進攻柏林？

(原文載一九四三年六月廿一日「時代雜誌」)

邱吉爾的暗示

上星期盟軍最高統帥有點兒憂慮：英美的人民和報紙太歡樂了。謹慎的軍事家認爲報紙的大標題若少帶重轟炸和邱吉爾所說的即將到來的水陸進攻，多帶重邱吉爾嚴肅的話句就算正中肯綮了。邱吉爾說：「我不作預言……我們準備以苦戰爭取勝利。」

邱吉爾向下院報告他赴華盛頓和北非之行，關於盟國計劃當然絲毫沒有洩漏，但是他指出盟國計劃的調整正着着進行中。他說：「握有主動是個極大的便宜。同時也確實是個沉重的責任。……我們已經證明我們能够支持災難。我們還須證明我們能保持成功的高度和水平，我們得有好的運氣。」

有些人估計邱吉爾這類話意味避戰或戰事延期已近。但是邱吉爾倘若對於歐洲迫於目前的事件的順序有何暗示，那是指蘇聯的，他說：「似乎就要發生最大的戰鬥在這兒。」他估計軸心在蘇聯的兵力：德軍一百九十師團，衛星國的軍隊二十八師團。

邱吉爾關於升到南歐的跳板北非，和離西北歐最遠的盟軍根據地的不列顛及愛爾蘭的兵力，祇略略談到一點。他說北非的英美法軍構成「一個銜銖很好的最有力的武器」，然後他說到數目更多而且更有力的英美加軍隊已在或正在聯合國王國裏形成。換句話說，進攻歐戰的武器已經存在，從英國猛烈攻擊陸軍所用的更有力的武器也在饋送中。

德國的估計

瑞典京城提尼根駐柏林記者報告德國對於盟軍進攻歐洲的概念：

英國軍艦和盟國轟炸機要先打擊進攻點，然後進攻的船隻每艘載一百二十人運來第一批進攻軍隊的五萬人。到達海岸的僅一萬三千人。第二批進攻部隊五萬人也有半被防禦的潛艇和飛機消滅。這十萬人中的餘生者要建立大約伸入陸地五六英里的橋頭堡壘，那時將有九萬人陣亡，被俘，或受傷。其後的一批一批進攻部隊相繼而至。第三天德國機動的防禦預備兵開到，盟軍的主力也登陸了。在那天就開始決戰了。

蘭薩的計劃

一個優秀而不很知名的美國陸軍人物把歐陸作戰進攻的目標曾加以確實的研究。這個人是退休的六十五歲的蘭薩上校 (Colonel Gerard H. Lane)。

他在《安德斯特》(美國)家裏讀報，用一具短波收音機聽收外國的廣播，研究地圖，利用他四十四年陸軍軍官的實際知識，研究結果，製成文章。他這篇文章有時候參謀總部的人員都吃驚，奇怪得很。蘭薩上校從那兒得到他的「秘密」情報呢？

據說軍界的朋友說，蘭薩生在紐約的一個有爵位的義大利人的家庭。細高身材，長着很好的鬍鬚，二十歲時作了中尉，二十五歲時作了上尉。那時候(一九〇三年)大多數上尉每年近四十。蘭薩

很會彈鋼琴，他說五種語言(包括法德義語)，任參謀時曾有優良的動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法國任炮兵參謀，得有勳章。

他在今年六月號野炮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叫「進入歐洲之路：地形的研究」。他並未試圖預測進攻的時間，但是他指出了從何處到達最後目標柏林最容易，最難，或最遠。

挪威京城和克里斯申斯得得 (Christian Sand) 是從挪威進攻的一個有希望的地方。有好的海灘，機動的空間，還有通入內地的公路和鐵路。但從英國到那兒的海程是困難的，有五百英里距離時遭到空襲。無論何時進攻挪威南部同時須在西海岸和北海岸行審制行動以資呼應，德國抵抗力約有六至十個師團。

征服挪威是對於敵人有大直接影響的登陸的重要準備：在丹麥，也許在距柏林一百英里之內的波羅的海德蘭海岸。大軍於波羅的海口岸登陸之前，必須佔領防禦固的丹麥京城。但是德軍大概能集中四十師團，在這狹窄的波羅的海進路的初期防禦中德國要佔些便宜。在德國國內的師團沒有派到別的地方(因為蘇聯再度的進攻)之前，進攻丹麥似乎沒有希望。不過這種時候也許不很遠了。

最堅固的防區

德國西北海岸和到柏林的二百英里的途徑，防禦鞏固，海陸後援若干英里都有壘壘，且有鐵路公路交通，德國可以迅速集中五十多師團。「若不與其地地點的進攻配合，進攻這兒似非得策。」丹麥是個必攻之地。

在台克塞爾 (Tiel) 以南的低地國家(荷比)登陸要有些便宜。從英國到那兒的短程一百英里的海路可以迅速運送後援參謀部說：這一百英里可以

史達林怎樣給記者覆信？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派克(E. Parker)本年五月初因蘇波問題極受世界輿論向史達林提出幾個書面問題請他回答，史達林的書面答覆當即在全世界各地報紙披露。這篇文章是派氏描寫史達林怎樣覆函以及派氏收到覆件當時的情形。按史氏在許多重大事件上給新聞記者的書面答覆都成了歷史的文件，因此覆信的原文和這一個記錄也許是很多人所樂聞的。這篇記錄，派克於五月六日由莫斯科拍發，載五月七日紐約時報。

史達林委員長給我們的信是用打字機打在「單張十三英寸闊，十六七英寸長的白紙上的，紙上沒有信箋格式，也沒有什麼水紋，而且這上面也沒有表明寫信者的地址。

信的開頭是格爾斯伯麥派克(派克先生)譯者註)這稱呼正是蘇聯人和外國人通信所常用的。

我自己給史達林的信是我在此地擔任通信員十八個月來直接向這位蘇維埃的首相寫的第二封。那是在寫在一張印着倫敦泰晤士報與紐約時報的信箋上。

史達林原信譯文

格爾斯伯麥派克：

五月三日我收到你詢問關於蘇波關係的信。

一問：「蘇聯政府是否希望採取希特勒德國以後有一個強盛而獨立的波蘭？」

答：不問問題，蘇聯政府是如此希望的。

二問：「按閣下意見，戰後蘇波關係應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

答：蘇聯建立於鞏固睦鄰的關係與互相尊敬的基础上，或者，如果波蘭人民也有相同希望的話，可以建立在以德國為主要敵人的蘇波互助盟約的基礎上。

願被敬覆。

史達林

一九四三年五月四日

的。我稱呼史達林首相為總司令和社會主義勞動的英雄，這封信寫得可真是「必恭必謹」的。

這封信由經常與外國記者聯絡的機關——外交人民委員會新聞組——經手交與該組組長(包爾古諾夫，然後由他轉呈史達林的。包爾古諾夫組長過去也曾輕便過美聯社記者加西第和史達林的通信。

五月五日夜半兩點二十分，包爾古諾夫的頗有生氣的哥薩克籍的秘書皮爾哥打電話給我，要我立刻穿起衣服到外交人民委員會去。

當我步過莫斯科那戒嚴的街道時，心裏懷着複雜的感覺——這也正是每一個駐莫斯科外國記者應感到克里姆林去時所預想到的。

在我步經鐵路往新聞組的十分鐘的路上，沒有一個巡邏兵阻住我查夜間通行證。

我在差幾分鐘到三點的時候，包爾古諾夫接見了我，交給我附有英譯的史達林的信。這時正是我交出那封原信三十六小時之後。

我把英俄文稿讀過，又安排了一下第二天拍電的辦法，之後就打從原路回來，那時候心情就十分不同了。

第二天，新聞組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願意把這封信在蘇聯報紙上發表，我表示不反對，可是這樣一來，我可就發費了一天，應答一些蘇聯友人

和氣味大的同業們的發費的電話。

完全由空軍保護。那兒的防禦是強固的，但盟軍的前進總要使侵略者急忙防守德國的西端。

德國北部的進攻點距柏林約五百英里。但是從英國出發的海空軍比較容易到達。在這兒和布里坦尼(許多人認為最有希望的地方)進攻需要成百萬的軍隊，展開在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自英吉利海峽至瑞士的一條戰線上。

五十師團——包括預備兵——能够支持自加達河(Garonne River)的一點至法國地中海岸綿延二百五十英里的一條戰線。加達河以南的勝利可以入切斷敵心與西班牙的聯繫……並且打開西班牙加入聯合國的可能。

進攻法國的地中海岸最好的地點在土倫以西，那兒有良好的沿河(Alpine River)而上的前進戰線。同時在塞特(St. Esprit)和馬賽以西的附近，陸軍使敵人感覺馬賽要受到攻擊。進攻法國南部軍隊也許和從大西洋進攻的軍隊會師。

盟軍雖然佔有了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並且從義大利西部向德國推進，因為山間的天然障礙，將是很困難而且犧牲很大的。義大利的亞得里亞海岸比較好，但若不先佔有義大利南部和南斯拉夫海岸，也是困難的。

從希臘進兵

克里特，基雷拉(Kythera)，斯卡爾羅托，得斯，和愛琴海內及附近向德國佔領的島嶼應該在盟軍進攻希臘以前予以攻陷，這些島嶼一旦攻陷，佔取希臘最好的方法是進攻薩羅尼加的海面港口，向南推進，而不先攻雅典。在希臘還有可靠的根據地之後，到柏林最好的道路(九百五十英里)是經由瓦達河流域(Vardar Valley)上溯。

關於上校總結論是：「因為敵人力量的擴大，用機關鎗進攻是沒有成功希望，最好的成功機會似乎是利用很大的軍隊在儘可能同時的許多地方進兵，這是個艱鉅的任務。」



義大利面臨空前大難

——原載本年六月十五日「維維維報」新開——

三年以前義大利參戰，站在德國一方，對英法作戰。半官方的「國際關係」說：「吾人等待五十餘年的日子，現已到來。」當時的一戰，爭形勢，在義大利看來，頗有利。德國在征服波蘭後，低地國以後，業已逼近巴黎，法軍主力已被擊潰，羅馬對於勝利有十足的信心。

然而，這些皮相的想法，已為事實所驅散。現在當它參戰第三年底，義大利已經發現其自身，現正處於它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災的入口。無庸無恥的一串失敗，業已用竭它的人力及物資。大半領土之喪失，充其極，則導致其帝國的覆滅。義大利在三年戰爭期間，於東非及北非，業已損失官兵七十萬人，另於蘇聯損失十七萬五千人。

義大利，在希臘五個月戰鬥中，在南斯拉夫不停的一小戰中，計其損失時，開出的精兵，已在一百萬人以上。它業已喪失的領土，共計一百三十萬二千二百七十七平方英里（按羅曼等三島及西西里、尚未算入）。這超過其本土十倍。隨前土而喪失的居民，合計一千二百七十一萬五千人。它的海軍大部份業已喪失。它的砲艦，喪失總數已近二百四十多艘。它的空軍，業經遭受法軍擊落的損失。

此外，在「提爾」一再發兵於大難之路時，然而，勝利的可能性，即是整個法西斯體制的命運。它們伴在途，即輪船於未來若干年的決戰之中。

「入侵」的產種種困難

——本年六月十三日倫敦航訊——

英國的產權，使它自身在地中海重行揚揚出來。它與空中優勢相聯合，在這裏對軸心作戰。地中海的產權事件，不過對敵大計劃的一部份。邱吉爾先生已提供保證，沉着的空軍即將打破，可是，聯合國家海軍權力之強，即使在義大利海軍之前，也不能確知其攻勢之強。英國打擊它的力量，非但使它投不定，而且必要擊散它的防務。邱吉爾警告，未來作戰，至為複雜而困難。它這一警告，頗為嚴重。日本水陸作戰的現狀對它們極為有利時，其目的，決不應被它們登陸以及吞併人數甚多裝備式式國家，發展其大軍的巨入困難。

我以為，數年之前，曾產生若干有力的意見，這些意見，堅持大規模的水陸作戰。在現代戰爭條件之下，其辦不到；只限於一定目標的小規模作戰，可望成功。這即是說，這樣的行動可以攻克一島嶼，或者敵方領土以外其他島嶼，或者前進這些島嶼用於自己建成的陸上基地向敵推進的作戰。海空兩軍優勢，對義大利的基本威脅，如果決定地建立起來，則作戰的種種條件必將有利於攻勢者一方。空中支持，適當數量的海軍自衛隊隊小艇，裝甲車輾投入直接行動的可能，在開始登陸時，縱使運送器在大抵抗，也會大大阻礙其進。

然而，當開始登陸安全完成時，若即宣佈勝利，未免為早。當一支大軍，挾其基本裝備，能够展開以前，規模較大的前線陣，必須在握。其中應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港口及飛機場，佔領並控制這樣一種前線陣地，就必須一支強大的人員。

我們必須認定，軸心所經驗的空中轟炸，雖極劇烈，然而它們仍將決作戰。並將以強大兵力反攻。它們機械化的陸軍，能够迅速而從速集中其預備隊——在這一方面，防禦便得以前所缺乏的便宜。侵略者，可以自空中予軸心預備軍以阻滯及損壞，然而，戰爭的經驗證明：空中攻擊不能完全停止摩托化軍隊的運動。

德國人估計，登陸作戰的重大危險，將發生於第二天。這一點，如果登陸困難甚大，複雜太甚，其大部管理問題並非那麼問題，則大致不錯。

例如，能够同時出發的數目，是有限的。出發所需的每一分鐘，都價重。海灘上的障礙物，特別在碼頭區域的發展現象，必須避免。這些現象，並顯示登陸的急忙，降軍直接戰鬥力所達程度。

登陸以及保護頭來戰鬥力所備之供應品的分配，自身乃是一個緊迫的問題。在北非襲開大軍所需時間，縱使未被敵人的兩軍所嚴守阻礙。然已警告行將遭遇困難。

假使前進的軍隊已建立成功，而登陸作戰能够繼續不輟，這有問題。這即是突破敵人無以從各集中軍隊的前進陣地。

所有這些，都是須克服的困難。盟軍領袖已充分予以重視，而登陸作戰將以最高的才能及遠見，進行起來。

吉溫少將



我親眼看到的

蘇聯女游擊隊員和前線的一切

文 諾 (Edgar Snow)

——原文載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晚報」——

前幾天，廖瓦兒不遠，我遇到了三一游擊隊士，她們在陰冷的初春從德軍連後方的斯庫格羅克穿過了森林、沼澤、和山嶺，又見到紅軍和自由的蘇聯。她們都九女子：班尼亞，二十一歲；列薩，二十五歲；肯尼亞，二十三歲。列薩從前已經越過一次德軍的戰線。她們三個人打算報告完了之後返回去。

「你是怎樣成了一個游擊隊員的呢？」我問班尼亞。她是一個強壯的女子，她有兩隻爽朗的大眼睛，紅潤的顴頰，聰明的鬚鬚微笑，牛奶糖色的頭髮。

「一個健壯的女子不作游擊隊員作什麼呢？」她反問道。「在德國人統治之下是不能安生的。倘若一個女子仍在她的鄉村裏逗留著，她一定被姦淫，或被送到斯庫格羅克去受任德軍凌辱，或被判德國當奴隸。每入部一婦女到森林裏來參加我們游擊隊。」

班尼亞告訴我，村莊是一座座空了。只有游擊隊出擊的時候，凡是有生給游擊隊食物，幫助游擊隊的嫌疑的地方便被一樣樣焚燬。納粹把步更和兒童趕到街上，只到他們說「你們愛到那兒就到那兒去；我們不許給你們燒房子。」現在斯庫格羅克周圍五十公里之內有百分之五的鄉村都被燒光了。

她說：「鄉下人在密洞裏。他們在挨餓，成百的兒童在挨餓；那真是看齊隊人的事情。他們用帶屑作麵包，德國兵來到鄉村去見這種麵包的時候，檢了起來，捧腹大笑，一看著俄國的麵包，他們互相喊叫。去年斯庫格羅克周圍的土地種植的很少，今年又沒有下種。這兒唯一的生活之道是在森林裏打獵，獵取國兵。」

「班尼亞，你親自殺過人麼？」
 「人？不對；我殺過幾個納粹。」
 「你怎樣知道是你殺了他們呢？」

「我用槍打他們，看見他們倒下了，後來我看見了他們的屍體。」
 「後來你對這種事覺得怎樣呢？」

「我覺得良好，因為我是個女孩子。我知道他們毀壞了我們青年受愛莫生活的鄉鎮、城市、和富麗的建築。自家我僅僅一個女孩子竟然能夠向他們復仇。」

休斯利，我看見班尼亞身後整個這一代蘇聯青年的影子，大概七千五百萬青年男女正經歷著在我們活著的期間不「完全磨滅」的經驗。那是，美國人，英國人，及其他仍在幸而未遭破壞的人，其永遠不能徹底瞭解或共同得到的一種經驗。從照片，新聞影片，或文字裏得到關於這次大戰的印象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完全親身經歷這個試驗的人，那都看罷。

誰是千百萬年幼的蘇聯人，從兒時起，看見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或鄰人，被殺、槍殺、懸解；或者看見他們餓死凍死，或者快要餓死凍死，或者見他們的家被焚，或者見他們心愛的的小東西，也許他們親自經過了這種經驗。這種經驗不落到你身上的時候，那永遠不是一樣的。一個人的最親近的人死在遙遠的戰場上，那永遠不是一樣的。一件悲慘的事情，但和親眼看著這種事情發生在你自己身後院裏，不不同了。其而就在剛剛發生過這種事情之後，風正吹動我們開關的鐵窗，輪船的時候，你也只能看見這就是他們的家的俄國男女內在

心博的一點。我們必須天天記下俄國人的這種景況。我們還須在未來的一長長的時期，只要在我們國家的思想和行動之路似乎有了分歧的時候，我們必須記起一個。

在塞夫 (Rendev) 這裏，我和一個俄國家庭的人們談話，他們的故事加到了這篇通信的卷點。塞夫曾經是個六萬五千人的小城鎮，差不多和南加羅林納州的卡爾斯頓一樣大小，從遠處看，塞夫還彷彿是個城市，但是走近一看，簡直是個舞台架了，除了正面和牆面外，後面什麼都沒有。我在殘存十多間房子裏吃紅紅翠翠我們準備的東西之後，走出來，我聽見了遠在莫斯科演奏的悲劇的音

風琴。在這種陰沉的死的街道裏聽到這樣活躍的音樂是非常令人驚奇的。我止了步。這種音樂是從隔壁門裏發出的，我發覺這個音樂家是個名叫維克托爾的十三歲的男孩子，他好像我的姪子瑪尼史諾的學生兄弟。

我走進他們的小房裏，見到維克托爾和他的母親，在日俄戰爭中當兵的祖父亞力山大，幼小的孤女伊廉娜。我要寫的是伊廉娜。因為她是蘇聯收復舊大時殘餘的二百多人中的一個。伊廉娜給成百萬的旁觀者表現出戰爭的意義。

她穿著一件污穢的格子布上衣和一件褪色的紅毛線衣，衣袖百皺的襪子和破鞋。她的頭髮很好，但是對於她有點兒支持不住的樣子，因為她的頭在一個半俄俄的，熱病侵蝕的弱小的身體上支撐着。她有好好的黑眼睛，眼下有條很深的新的形孤線。她的臉上刻着悲哀與痛苦的顯明的條紋，只有曾經飽嘗愛患的四十歲的婦女才有那種面孔。伊廉娜現在十三歲，她已失掉了她一切親愛的人，除了維克托爾外，她失掉了她所認識的一切的人。維克托爾發現她在街頭彷彿，便把她帶回他的家裏。

一九四一年十月德軍佔領了塞夫，一直佔到我來至此地的前幾天。德軍沒有來的時候，伊廉娜就在現時已被毀掉的一個學校的第四年級。她是一個狂熱的少年先鋒隊員，她和維克托爾在一隊裏，據他們所知道的，他們兩人是唯一的劫後餘生者。她的父親是個機械師，她的母親也在工廠裏做工，他們掙的錢很多，在一處舒適的小宅子裏和伊廉娜的祖母住着，是個幸福的家庭。現在呢？她慢慢抄不絕的格子布衣服，她用那雙藍藍的大眼睛看着我，向我談述她的痛苦：「後來一個炸彈落到我們房上，房子破碎了，但是我沒有受傷，因為我和媽媽在地下室裏。德國兵來到塞夫，就定我們的房子，叫我們擠在一間屋裏，於是我們不得不服侍他們。我們打掃房子，洗衣服，擦皮鞋。」

「那麼，他們要拿食物來報酬你們？」

「沒有，他們什麼都沒有給我們。我們用馬鈴薯皮作湯，他們剩下的東西留在在破者裏，他們什麼都沒有給我們。我們用馬鈴薯皮作湯，他們剩下的東西留在在破者裏。」

「對待我們？他們不會說俄國話；他們只對我們喊叫，我們必須猜他們要什麼。」

「但是待你們好的德國人一個都沒有麼？想一想，他們一次都沒有給過你一點糖果或其他的好吃東西麼？」

伊廉娜想了一會，再抬頭看着我，慢慢搖了搖頭。「住在我房子裏的那個大官天天吃外國菓子裝的糖果，有一次我把我皮靴給他送過去，向他要糖果的時候，

他把我推出門外了。第二次我要的時候，他在頭上打了我一下。」

後來伊廉娜的祖母得了傷寒病。破裏的醫院都不開診。幾天的工夫她就死了，德國兵叫伊廉娜的父親和母親立刻去她埋葬。雖然他們夫婦也有病，他們不得不不在嚴冬的深夜把老母的屍體運到墓地。伊廉娜也跑去。他們回來的時候，她的父親渾身發冷，啾啾不止，第三天早晨他也死了。這次是伊廉娜的姨母同她的母親把他的屍體送到陰溝裏去的。

這時候德國人把她的母女趕出來，她們到附近一個村落同姨母住在一起。不久，母女都得了傷寒病，一齊入了一個小小鄉村診所。

伊廉娜用悅耳而淒涼的聲音說：「我在診所裏住了八天，每天除去一百公分麵包之外，什麼也吃不到。我能吃到的只是麵包和水。我一站起來的時候，媽媽便叫我出診所，但是我出來之後，我發覺婦女的人都被送到德國了。我沒有地方去，所以我回到城裏住在舅父家。舅父有七個孩子，他們擠在一間屋子裏，因為他們的房子住滿了德國人。但是他們留下我，給我擠出一個地方來住。」

「你母親呢？」

「大約一個星期之後，我在街上走，遇到了那個鄉村的一個女人，我向她打聽媽媽的消息。她說，『你的媽媽死了。』這時，伊廉娜在詳述她的悲劇中第一次兩眼充滿了淚水。」

我抱擁她的瘦小的胸膛，環視我們坐着的這個小黑屋子。所有的窗戶都破了，窗框都有木板遮上，只餘一格玻璃透入俄國冬季的微弱的光。窗台上放著一本打開的書：郭戈里的作品，是舊板書，封皮上有個大的聖誕與兒童的雕像，光澤可愛，母親和老人是信奉宗教的，但是兩個孩子都親口愛信傳無神論。幾個患骨軟骨病的椅子放在粗糙的木桌的周圍，此外屋子裏什麼都沒有。這是維克托爾全家的住處。其他的屋子被紅軍士兵佔了，紅軍士兵不時進來，但是聽到我們的談話就出去了。對於他們，這是許多地方的許多伊廉娜說過的舊故事了。

「那麼你在舅父家裏怎樣生活呢，伊廉娜？德國人給你吃的麼？」

「我回到城裏之後做修路工作。我搬運石頭和瓦，德國人一星期給我們半羅特粉，大約半公斤，發給我們水，一星期一次。我吃那個麵粉和臭的殘餘，我時常胃痛。」

紅軍攻勢開始之後，紅軍來近塞夫的時候，德國兵把多天幸而沒死的平民差不多都趕走了。伊廉娜的舅父和其餘的人被趕往西邊去了，但是她設法活著，一直到紅軍收復塞夫的時候，德軍撤退的前兩天，把幾億的俄國人趕到塞夫去。

它可以稱為「侵入日大學」(University of "I. Day")。這一團體「無二」的美國戰時產物。地點在沙樂提斯威爾(Chantoksville)，就是佛羅里達州所建成的紅綫鐵瓦金對神皇「唯吉尼亞大學」的所在。美國陸軍的高級將領在那個「軍事行政學校」(School of Military Administration)與政學研究，到現在已經歷整一年。但是他們只能在「侵入日」到臨的時候才能夠獲得他們的最後學位，侵入不限於歐洲大陸或是日本本島。

他們的工作是在處理我們軍隊所佔領的國家內的行政，繼續負責到民政政府重新成立的時候。他們負責「民政代辦軍官」(Officers in Charge of Civilian Affairs)的名義，當然聽受總司令，作戰部和其他軍官的指揮，總司令把一部權柄交給他們。

軍事行政最重要的原則是在穩定駐軍的秩序。在前線本身(民政代辦是隨着我們的軍隊的)，當然顯著，不過原則也適用於內政的第二第三各方面，那就是說，交通區域和休戰條約簽訂以後的內政。在第二種區域裏面，行政必須維持秩序，以便保護複雜微妙的供應路，電話線，交通站，貨車存貯所，緊急救濟站，以及其地神祕中樞。總民一定要離開公路。區工者和間諜必予逮捕，依法治罪。在最後一個區域，因為距離前線較近，工廠必須恢復工作，田地有人照管，商業重新經營，當地政府行使職權。在所有地區裏面，被特務人員暫時保管的無線電和報

紙，必須由民政代辦軍官予以接受，對於公共情報實行控制。

在這許多工作中民政代辦將試與當地民衆合作，對於現有官吏儘量保留，儘量依照當地法律習慣的系統而工作。藉着被毀壞的殘餘，他們要試寫那些飽受戰禍的民衆解決食性諸問題。他們將要迅速地恢復自來水和灌溉系統，並且注意防疫工作。

爲了準備他們的工作，在沙樂提斯威爾的上尉，少校，上校們對於軍事行政和公共行政的原則，在以威克沙姆港將(Cornelius Wicksman)

侵入日大學

美國訓練臨時接管敵國之軍官

(原載一九四三年五月十日「新聞週刊」)

爲主任的部門之下進行研究。在憲兵司令加里里揚少將(Allen W. Gillior)負責總監督之下，他們研究與友善的中立的人民的特別聯絡工作，並且注意在敵黨內發生的許多問題。每週六小時學習文字，爲期四個月。雖然學員全經精選，大部是不懂外國語言的。六小時功課對於已有相當知識者是一種好的滋補，對於初學者也就是一種旅行會話。

經過一個月的基本訓練，學員在下午就分成十八小組研究特殊問題。他們的分組依照將來出國以後的任務：公共事業，人類幸福，賦稅，公共

衛生，教育，公共治安，法律，交通，社會福利，經濟，和社會關係等。他們常常指定特殊的研究區域，舉例塞尼里便是他們的一個目標，他們精心地從事於關於當地的報告，以備異日佔領後之用。

在這些報告以內的有一個關於人物的統計，全是民政代辦必要發生聯繫的一些，其中那些人可謂，那些人危險。當地的法律、風俗、宗教、食物習慣也要同他們的政治經濟組織同被重視。

在學期當中學員只受一個小時試驗，所出問題大致如下：你如何製造一個十萬人口城市的預算？在從今天早晨九時三十分到明天五點三十分那一個階段，你準備應付什麼工作？最後試驗是一篇關於軍事行政的五十頁論文。

學員工作期間是從八時三十分到五時三十分，每天晚上還要至少自修到十時三十分，星期也不能完全休息。

因爲較老的人不能夠忍受折騰，所以年齡限制是從五十年到六十。目下這一群的平均年齡是四十七歲。在這一班畢業以後，就有幾百個負責民政的軍官由沙樂提斯威爾走出來了。(在上次大戰中德國軍在比利時的統制就使用了三千五百人。這些人將在國外負起高地位的責任，並且訓練他們自己的幹部。

有一個重要問題需要說明。陸軍是不是肯於讓他們按照既定計劃進行？同時民事的特務人員是不是會把他們的責任分去一部呢？據軍官們說，在陸軍認爲到了放棄政權的時候，他們一定放棄，而且高興地接收。

(西夷譯)

存的被毀壞。這次伊康娜想辦了，那些爭辯或試圖逃去的人均被殺了。

伊康娜說，我相信。因為那天早晨不見了足可證明這故事的事物。我問一個德國軍官走到一條還有樓梯比較沒有十分毀壞的房子內。傳道，我帶進去看見一箱可怕的圖畫——全室殉難。房子沒有中一個炸彈或砲彈，但是箱房裏，都打開了，裏面的東西全亂在地板上，其片撕碎了，像具殺了，翻了一一切刻刻和匆忙逃走的證據。

剛一個是在狹窄的門廳裏我的母親的屍體，她兩部的側面有槍托以苦有力氣的人其身的血跡。再往裏走，臥室內柳條編製的牀上躺着一個裸的，頭髮很好，藍眼很大的可愛的女孩屍體，她已被消滅了，他的骨頭如柴，背脊彎曲，作頭撞擊的姿勢。在他的胸部和頭部，許可以數出七個溝痕。她的右近距離打的七個空彈孔。他後面的小腹有兩個互相擁抱的更小的兒童屍體，他們也是被毒的。在另一間屋裏又有一個人，也是被毒的。超、超、超、超、超、超、超。

橫道街，又是一個同樣的景况。那兒有個老老妻在牆上臥室裏被殺，室內掛着一架。在另一條街裏有薩多夫一家的屍體；父親母親被殺，女兒被刺刀刺死，兒女被一單獨自看賊穿過，另一個十八歲的女兒被盜淫之後被殺了，五個月的小女兒在推，給彈貫穿頭部被殺了。

但康娜說她看見一個老太婆在她住宅附近被一個納粹警察殺了，因為她害怕。康娜不要強迫她到教堂去，總管說其神全老老的原因大概也是為此。在許多地方充足的事例證明德軍在行劫掠或破壞之前，殘留的平民封鎖起來，房子裏許許延延地雷，把他們都炸死。封鎖伊康娜和其他一百五十人的教堂也暗設了地雷，但是沒有爆炸。炸彈向彈在教堂周圍爆炸的時候，她在裏邊避了兩三天夜。後來，突然沉入了，天剛亮，她在街上，看見她盼望了一年多的第一個紅軍士兵，她驚慌出去，擁抱他。然後，她小聽的力舉起她自己的房子。她自己房子的周圍都毀壞了，她的房子居然沒有再受損壞。

「什麼都沒有了，」她微弱地笑着，奇異地睜大眼睛。「什麼都沒有了，連水壺都沒有了。德國人在德國之前把一切都放火燒了。」這是伊康娜的故事，也是伊康娜的回憶。

至於克托爾和他的家庭，倘若沒有他母親的機智，他們還要被德國人的俘虜呢。她是一個筒子站著，她的擔憂然而沉痛，傾訴伊康娜的故事。現在她開始自述了。她三十六歲，像伊康娜一樣是個老得過早的女子。她克托爾佔領中

活了一年彷彿過了一十年一樣。她身着一件廉賤的紅色印花布衣服和一件輕便的羊毛衫。但是我發覺她給克托爾穿得很艱，他穿着一件皮夾外夾和一對靴靴。

她開頭說她的丈夫在紅軍裏，她弟弟也在紅軍裏。還有一個十七歲的弟弟離開往德國去，這一年多沒有聽到他的消息。她在郵局裏工作，每月要得五個，而大多數百姓一起在市內餓死。德國人把她的家人清到一間屋子裏，她德國人掃去洗衣服。他們不給她食物，她吃馬的糞皮，有時拿些零碎東西到鄉下去換食物。但每次回到家夫的時候，德國兵把大部份食物留下，然後准她進城呢。

「沒有東西去交換的人們怎樣呢？」

「他們祇有挨餓，或者到德國做工去。」

「還是挨餓的比到德國去的多？」老人亞力山大插嘴說。

她接着說，「紅軍回來之前的幾星期，德國兵開始把家夫的人趕走，沿着斯摩教斯克去的路走。當水漲起我們的異難。人民大都有病或半饑餓的，他們之中有成千的老弱婦孺。沿途餓斃的很多。我的孩子和爸爸都得了病，爸爸的熱度是很高的。我們知道紅軍就要來了，請求德國兵讓我們留下，但他們不聽。我們往前走。最後我們落隊了，藏在科羅尼尼支村不遠的灌木叢裏。德國每次來找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把他們叫「傷寒病」；他們是「傷寒病」了。我們這樣子藏了大約十天，然後紅軍來。科羅尼尼支。我們看見第一個德國兵時候，我們哭了，跪下去，緊緊地抱他。」

據亞力山大說，塞夫斯在的加里寧省沒有隨着紅軍撤退的人民大約百分之七十或被殺，或餓死，或被關往德國。前方這一帶個個區區的人口有多少，沒一個人能說出確數，因為說出的數字有很大的差異。有我一個朋友，他是歷史教授，也是調查調查委員會的一個委員，曾遍加里寧省和斯摩教斯克省收復的各村，前時候他把他調查的結果總結起來，他的結論極簡單，他說：「人民大多數死了。有些地方的人民有一半以上被關押殺光了。」

我個人是米蘇里出身，又在流亡於多事實的東方採訪消息多年，所以我的確確感是很強烈的。但是蘇聯這兒，我現在聽到了這樣多的劫後餘生者口說的故事。希列格勒到高加索，從塞夫到頓河下游沿海各地，我親眼看到這樣多的恐怖，我不能再懷疑蘇聯「調查記錄」這套罪行的委員會的捏造了。那些委員會忙於登記空前的徹底毀壞人類的企圖，我不和他競爭，不過只要記取我親眼看到的事物也就够了。

例如我遇到在摩札斯克的和善的農婦，報告說我德國兵怎樣住了她的房子，先宰她的乳牛，然後宰她的雞和豬，再後從她的腳上把她的靴子脫去。過了五個月軍事要來，她的賓客準備走了，寫了表示分別的意思，他們把幾個手榴彈扔進房子裏，把房子放火。他們說因為這是一個紅軍士——她的丈夫——的家，她和她的妹妹帶着孩子們從燃燒的房子跑出的時候，她妹妹的嬰兒被一粒機關槍打死在她懷裏了。

得有年華的學校教師加爾金諾瓦，她在摩札斯克附近一個鄉村裏工作。她告訴我德國兵怎樣掩護海軍隊，他們寫了逼出她的口供，曾在一塊鐵爐燒她的面頰給她留一塊疤痕。她們把她鎖在沒有光線和空氣的馬棚裏，那兒擠滿了其他的人們。

她說：「有一天他們扔給我們一些窩頭的馬肉，那就是我們幾天所能得到的一切東西。馬棚裏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甚至睡眼也得站着。我旁邊有個男子死了，他仍站在那兒，因為別的人在擠着他。」

加爾金諾瓦挨了許多次打，一直被打得昏迷過去。最後准許她姐姐把她保釋回家。六天之後她趕回來，她姐姐告訴她她脫衣服的時候，她的皮膚大部份燒成衣服制着了。「紅軍來時我這病着，」她結東說，「幾個星期除了窩頭的馬肉而外，我什麼也沒有吃，但是我仍熱烈地街上緊緊擁抱他們（紅軍士兵）」。

把一個歐非斯城幾句話需要許多分鐘的時間——而且這種問詢對於問詢的人差不多和受難的人一樣痛苦——但是我這個故事也許對於坐在舒適的辦公桌裏自由的記者是更見的天空之下的家庭裏的人不給個很深的印象。我只知道這一生我不能忘掉加爾金諾瓦的臉，甚而她康復之後又過了幾星期的臉。她一定寫過「經歷了死的經歷」。

在摩札斯克不備加爾金諾瓦的種種遭遇，在街上見到的人差不多都「類似」遭遇。當國人件件到戰線上的情形時候，他們心裏也正想着這種遭遇。或者，你這一個卡爾科夫推，向前卡爾科夫是個九十五萬人口的城市。紅軍收復之後後進軍的記者去。人口減少三分之一，剩下的人，每個人都能告訴你一個慘痛難見的難以令人置信的事——只有上帝能叫他看不見。差不多每個婦女和兒童都看見過赤在空中平民的屍體。

人人聽說：「每座汗石上都有具屍體隨處落。」卡爾科夫是和英國克里夫蘭城大小差不多的城市，也差不多和克里夫蘭城一樣地幸福。卡爾科夫被解放後，「世人」的喧嘩兒「新秩序」的成就。納粹兇手回來了，又在卡爾科夫城罩上了一個惡夢。

史達林格勒動車朝一投降之後，我到了那兒，我看見只有一棟房子是完好的。也升還有，我沒有看見。但是在行走過的一切卑地市的區域，曾經是工廠和住宅林立之區域，現在都夷為平地，我再沒有看見一處完好的建築物。我像別人一樣正在一個泥潭裏，直朝密爾維格伏爾加河內舉上一個小食不盡，小舍裏邊是一個中年婦人和她的孩子，她們在那兒憑着書經受了歷史上的破壞的戰役。我進去，和她們談話，因為她們可以說是唯一的史達林格勒人。

那兒是個五十萬人的大工業城市。正如我的故鄉萊蘇里州的堪薩斯城本小。學校，教堂，民宅，工廠，商店，公共建築物，戲院，紀念物，凡是成了一個城市的軍用部或毀滅了。除去幾處隱匿似的人從密爾維格伸出來談話之外，我親下層民呼吸埃種埃種空氣。

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

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

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

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

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我談話我親不見見的事物，我知道它能夠動出似的。

民可曾給予一個觀察者的刺激，並且使你想到這假戰爭不像列的有色鋼鐵的前面構成的狹長的帶狀的一張地圖，却是斷裂了前萬人民的生活的，使他們飄搖於死的恐怖而且時時想着周圍的死者的一副顯示。

但書認爲蘇聯人民專記仇恨，要一命償一命的人民是錯誤的。去年冬季我在列寧斯克的時候，在舊雪的路上，從史達林格勒走來了一隊蘇軍俘虜。他們是到後方去的。都是狼狽的樣子，衣著是稀奇古怪的。他們帶女人的帽子，圍巾，裙子，和披著的。其他東西來補充他們不用的制服，他們在零下三十度的氣候裏穿他們自己的制服發抖。你也許以爲看見他們的俄國人——他們之中一定有許多人想到被他們搶了衣服的那些婦女或者凍死——要把衣服從他們身上扯下來。但是沒有嘲笑，沒有罵，也沒有唾罵們，他們看，沒有作聲，也沒有什麼表示。他們眼光裏含着羞慚與藐視。

我前而提到的那三個女游擊戰士隱匿地告訴我等在斯摩棱斯克對她們開的罪行。但是後來她們偶說起她們游擊隊裏有幾個德國人——我覺得有點驚異——這些人帶着武器向她們投誠，她們接受了。我問他們的生命和你們的生命比較起來一文錢都不值。我坦率地說。

「對什麼一文錢都不值？」列薩問。「我們只打希特勒匪徒，我們不想滅絕德國人民。我們歡迎一切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德國人也是一樣。我們的機關槍是德國的，我們都喜歡他，並且信任他。他是個漂亮的男子。」和班尼亞，列薩，及肯尼爾這樣的人民結成朋友是好的。德國人跪對他們的國家作下了種種罪惡，他們還想不到好的德國人。這是值得我們更加知道的人民，是值得我們永久瞭解的人民。

美國的民意測驗

一星期四次，美國民意可以從一百種報紙的報道中知道他們的同胞對當前問題的看法。這都是美國民意測驗所長蓋洛普所採用的科學測驗方法的成績。

美國民意測驗所每年舉行一千種以上的測驗，報道美國民意對於公職人選，對於有關全國的問題如新稅制或新定分配方案等的意見。有一次該所測驗過美國民意對十四歲左右兒童實報工作的意見，結果民意以九比一的優勢，贊成這種工作。

這種測驗一般叫做蓋洛普測驗。它每週詢問三千至二萬個美國人，來測驗一萬三千萬美國民衆的思想。它非常正確。自從羅斯福於一九三六年聯手總統以來，它所測驗的一百十四次全國及地方性選舉預測，有百分之九十六是完全正確的。民意測驗的題目可以由任何報紙記者直接致函蓋洛普博士問他爲什麼不某某某問題提出測驗。有的政府機關首長爲要知民意對他們的工作和計劃的態度而提出的。向該所訂稿的各報編輯也可以提出問題。該所職員也可以提出民衆所注意的問題。

問題不論由何人提出。提出之後，即由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市的該所職員會加以討論。蓋洛普博士及其職員反復討論這些問題的優劣，最後採取幾個問題中所用的問題，作一次試驗。

蓋洛普測驗中所用的問題，都是專家們擬的。他們用字極其小心，以免有所偏袒。問題擬好之後，就隨意選擇來試驗，確知其極公正無所偏倚之後，便交付印刷。

該所有一千名調查員，分佈美國四十八州，他們多在其本鄉從事蓋洛普測驗的實際工作。總社的統計員計算出各階層民衆所應受測驗的人數，其中青年人居佔多少，老年人佔多少，富人佔多少，中產階級及收入較少者佔多少，家庭主婦佔多少，學生佔多少等等。

紐約航訊

這個原則是同一個與人口比例符合的「人口模型」提出問題。其所得的答案加起來之後就可以得到相近於對整國民衆測驗所得的答案。如此，蓋洛普測驗可以以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五，知道一萬三千萬民衆的思想。

該所調查員多半是另有工作的。只在業餘之暇從事測驗工作。其中多半是婦女，有的是教員，有的是學生，有的是家庭主婦。她們都被這種工作所吸引，因爲它可以使她們見到很多人並且和他們談話。因爲調查員必須去找測驗的對象，而不是被測驗的人到調查員的辦公室中去。如此，調查員就可以接觸美國活動的各方面。

調查員按照她所收到的問卷發問，記載着測驗者的意見。當他不明瞭時她就設法解釋。被測驗者對某項問題不知道有什麼意見時也得記下。因爲這種「不知」在推測民衆對該問題的興趣時也很有用。

調查員在測驗有的人之後，就將問題和答案寄到普林斯頓，由統計員在計算機算出總數來。按照這種結果，寫成專文，由蓋洛普博士校閱之後，發交各報發表。讀者就可以知道全國民衆對當前問題的看法。

這種測驗很快，可以於四十八小時內利用電報完成。它也很公正。使美國民衆能於每星期內有幾次利用這種匿名代表表示他們的意見。

由報紙雜誌和廣播的討論，美國民衆可以了解決定他們的生活，福利，和將來的福利與將來。這些問題也牽涉到整個世界的福利與將來。他們在國會及州議會與政府機關的領袖們可以由此知道民意，迅速遵守民衆的決定。如此，民主制度就有了一個新的，科學的方法，加惠有思想的男女民衆對其政府的控制。

租借制度介紹之三

清算「租借」時之政治問題

J. A. 達保德著 曾寄譯

——原載美國外務季刊一九四三年四月號

第一次大戰中美國的盟國，對它所負的戰債，柯立芝總統評論簡潔。他說：「它們對我們欠有債款」。當前美國政府所採取的租借政策，目的在於：為最有效地進行當前的戰爭，建立一個基礎，並避免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時在經濟上及政治上，糾纏不清的錯誤。關於若干主要租借協定的第七條，規定清算的條件：「將來不是加重兩國之間的商務，而是增進互惠的經濟關係，並改進普及世界的經濟關係」。這一條，果能實行，則美國在供給聯合國共同作戰的資金方面，不致引起嚴重的經濟問題，然而，政治上的問題，則依然存在。如今日情勢的顯示，清算租借之時，一旦到來，則租借程序當中的若干方面，便要導致美國與其今日諸盟國之間的嚴重爭論。

羅斯福總統，當提出租借計劃時，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對記者申稱：「我目前力求廢除金元的標誌……取消嚴密的落伍的金元標誌。財政上的債務，不應發生，只應以實物來償還。假設隔鄰失火，而我在四百英尺以外，有救火水管一根。倘若他能取用，並與龍頭相接，則我可以幫助他將火撲滅。在這樣情勢下，我如何處理？在滅火之前，我決不——請人，我的水管僅值十五元，你必須付以此數，方能動用」。……我不需要十五元，而需

要在火撲滅以後，將水管收回。

這一思想，已寫於主要租借協定，向前推進一步。尚未毀壞的貨物，倘若總統需要時，將來仍需退還。關於互相租借的協定，應有充分的認識。清理存貨，將來在於：開展聯合國所追求的廣泛的經濟目標。關於租借之第五季報告，評論其第七條時說：「根據這一規定，我們可以肯定地宣布：我們的意志，在於避免二十年代國際公債所惹起的政治上及經濟上的錯誤」。這一見解，當租借法案通過之時，或在美國參戰以後，社會上均無嚴厲表示反對的。所謂「精明的輿論」，希望接受美國租借援助的盟國，償還較多之分量，這一點，並無證據。

這一變化，係由柯立芝總統所表示的態度而產生的。其認識，似乎已與租借觀念中，急轉直下的變革，連為一體。這種觀念，是欲使一般方面相當的國際債務關係中的一切毒藥，均已消除；而租借清算大體均可留待專家去處理。這一信念，尚未經過考驗。引起政治糾紛的，有兩個特殊條件：一、社會認為，美國必須索回租借援助的普遍觀念，清算盟國外匯的變動；二、認為租借，乃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援助。

美國的輿論，說明：大多數人民固然懷疑同盟國

將來，交還美國的租借援助，然而，他們以為，美國仍須予以索回。這一點，並不妨礙社會人士支持租借方案。一九四三年一月，民意測驗的結果，美國有四分之一人民，對「租借」莫名其妙。英國百分之七十二，感覺接受租借援助的若干國家，應該償還美國。這說明：經過測驗的民人總數，百分之五十四是作上述之答案。然而，丹佛大學民意調查中心過去舉行投票的結果是：認為我們在實際上必須索回的，只佔百分之二十九，而百分之五十九，則認為無須索回。它最近一次的投票，是舉行於一九四二年七月。結果說明：百分之三十九認為英國應全部償還，百分之四十三認為英國必須「部份」付還，而認為英國無須付還者，僅百分之八。贊成蘇聯償還者，百分之二，比較低。認為中國應付償還一切者，只百分之二，而百分之二十四則主張無須償還。

投票，並未能完全滿意，然而，其結果在政治上，頗有意義。美人之中，只有百分之佔少數者，正面認為，美國不應索回租借援助。而多數則認為，美國的盟邦，應該償還。其餘，則不知「租借」為何物。我們不妨假定，如果盟邦償還，則大多數人又會認為，美國除運往海外的貨物，應該取款。這種情勢，當清算租借以前，長此不變，則美國的宣傳團體，便居於優越地位，以支持「美國獨立於盟國地位」這一思想；於是，失敗於聯合，便是背叛美國利益的行為。如能迅速地長期地有效地解釋：美國「慷慨的」清算租借，較諸價格的計算，所獲尤多，則輿論在清算租借以前，可以轉變。投票表示：人民中有一為數頗顯著的部份，贊成認為我們應該索回租借援助，但相信我們不會索回。這也許是贊成反對索回的意見。

友邦人士，深悉：按照租借，它們對於英國的義務，亦甚重。若干國家基本經濟地位，也許受美國最後採用的政策所影響。動搖，給予政策的影響，往往不良。例如：英國工業聯合會，在「復興」一書中，對於戰後問題一篇報告中，一文中，假定：「由於「租借」，英國將來是一個無絕望的債務國，而「債權人」，於是主張英國採取兩項商業政策。問題不在於：用計算的方法，英國在實際上將成爲一個經濟的債務國，或者英國由此推行自己認爲最好的經濟政策。在政治上，意義的，是若干及到也與戰爭，以適應其目的。若干那那感覺，美、對於自有的前途，到「擴張之權」這一點，是不過於：「它與美國合作之後之合作。即使這一點是證明：「忽即主要租借協定第七條所規定的目標，它們也不宜力圖避上述的債務。

源於此一舉——租借，是美國以援助盟國的國家工具。按照租借法案，該與「是以物資貢獻於共同的事業，以進行共同的戰爭」(關於租借業務向國會提出之第五項報告)。然而，這「讓」，依然記載於「租借」，以爲美國運至同盟各國的援助。(其中很多均接受租借援助同盟各國，但大部份均已化爲善美之盟國。本條所說，只適用於它們清算。)租借執行委員會，列有細賬，這些數字表明：美國輸出貨物(以及後務)的數量及價值。美國自盟國的交互租借援助，我們也應列數字，並記入貸方賬中。輸出何項物品，數是幾何，係由美國政府負責，依據同盟國的請求，來決定。在這一「共同戰爭」中，將使用何物，決定權大部份係操於美國手中。美國政府各機關的決定，無論怎樣

聽取而正確，但並非共同戰爭中共同決定。賬目，係指示差額。一個總數代表美國對各盟國的援助，另一個總數說明它給美國。這「兩個總數」之間的差額，必然表明盟國對盟國者的「債務」。不負責，與否，共債債務，則屬事實。一般認爲，在租借賬目方面，美國將來是其他盟國債權人。這一點，大致正確。用貨幣價值一層，已被證實，然美國與其盟國在租借賬目上的差額，即是它用貨物價值的差額。或，美國期待於它的其他「利益」的數量。再者，我們不要歸還，其差，便足以證明美國債權的現度。

明賬目以及表示債務的差額，與共同戰爭的思想，不，並立。勝利，是全盟國、國家的基本利益，每國，都應協助制勝，即是幫助共同戰爭，也，自助。任何國家的一切貢獻，均非普通言辭，所應衡量。某一盟國，在人人力方面，損失大於別國，原是難免的。這一點，較諸軍需物資入量生產，如何能作衡量。租借執行人限于紐斯哥說：「其國聯言國家之效，於擊敵中心，一對於美國防務」，貢獻甚大。這這利益，未能以數，來計算。例如：俄人喪失一千生命，並沒有價值標準，能够將它來與一千架戰鬥機相比較。

上述不相稱的情形，便多相見。其目前盟國之間戰後步生紛紛的種上。因英友邦都不曾過我們戰時對它的供給，則不能想像，美人感者「再度受屬」的萬景。其實，美國人，也有死傷，也許認爲清算租借賬目是如加美美國在世界上建立商業優勢的新企圖，並使貧者對富者進貢。

倘若我們只注意貨物及步務(現在平時原係商業性質)，則租借賬目，便失其意義。美更與英軍在奧尼內陸，並肩作戰。租借執行局明白表示，可用

的物資在戰場上是按照需要，而非按照賬目，實行分配(租借業務第七次報告)。不，妨設想，英軍真正使用美國原先所供給之設備。如有一城必須佔領，而由英軍擔任作戰，則英國政府由於使用這一設備，便負「美國」債務，倘由英軍擔任作戰，則一設備，便不至發生。類此事例，均可由「賬中」之。所謂這等，都指出戰時業務在賬目方面之思想錯誤。我們的盟邦，爲償付美國所供給作戰物資之費用，也許想到，關於開槍進。駕駛坦克之兵士方面，美、要對它們付款，因爲美國缺之兵士的總工人以深疑其產量。海軍思想，何物無。這一點，說明：在對峙界中，何物無。不應。欲圖「明白」之界限，至爲內。關於租借賬目之清算，其目無止美爭勝之端。美國輸出者，均有細賬，而英國所收到者，均未編樣核算。斯退于紐斯哥已證實，美國受盟國物資五項借貸，因爲對於以金元價值來計算其也括貨物及力役之全。援助，官方方面未曾能算有細賬。在進行價、主權及後用之決定的國產總帳中，在進海關則供應之歷史時，如果企圖詳列細賬，隨同之間，便多相見。

在清算租借時，摩揆之投入威脅，也許在於：倘若將來對於租方租借項內以美國所貢獻者相抵消之決定問題，第一、何者將來列入，各國政度的意見，不能。致；何者應列，何者則否，專家意見，也不一致。然而，各方戒慎恐懼的最嚴的料粉，是來自社會上「反受惠的」反對方面。例如：食品、建築材料、工資、運輸設備、軍隊設備等，我們盟國供給我們的，大致不會發生問題。因爲我們按照租借供給他們的，也是同樣的物品。然而，尚有其他利益，與戰鬥之關係更加直接者。即於此一點，

既已明又通。那地則益，便其不可得待費的「外幣」，例如，在英倫、巴黎和俄國境內，若于美人等來，無殊於「租用戰艦」。關於這一點，它們在第一次大戰以後，曾獲很多經驗，瞭解以及互相抵觸的意見，偉大的政治行動，本欲將電報應軍、列入租用和借以內，交與英或俄將軍必須以此在倫敦或聖彼得堡非戰爭。如果英國向美國索取英軍海軍船隻來英的運費，便是最笨的唯商主義。屬於這類項目的，如果有人當戰爭結束時，以不良的見解，當作「發現」以的揭露出來，戰爭決愈加糾纏不清。如上述各項的貨幣價值，予以撤銷，則它們便會產生一種惡劣的惡果。這種惡果，頗易使國際平等各項問題以操作于「解決的空氣」與破壞建立和平後復繁榮可能作之障礙與衝突的空氣，判然各別。

重軍之困難，不應只歸因於計算過程。毋得與危機之根源，是我們力求依據個別國家的行動，來進行共同的戰爭。如「國際全部記賬過程」，自亦不切實際。記賬，自屬必要。然而，決不會有人認為，生產於蘇俄諸州之武器，由大部份來自南加羅林納州的軍隊使用，便構成一次債務。記賬既非可能糾紛的根源，並經必要的過程，那末，和借如到結算時，嚴重的政治反響，便會發生。如「奇覽」巧妙的計算。如，上述的危險，或者可以避免。不然，唯一可行的方法，乃是不管誰是債權國，誰是債務國，凡起源於和借的一切國際義務，均予一筆勾銷。這一感，如果總統宣布：對軸心作戰的物資之

使用，轉交美國政府，這是一項「後照法案」，這項決定，便能夠做到。而其餘國家的政府，無疑地，應採取類似行動。

如今日情勢所示，避免依存於租借的政治危險，也許尚有其他方法可想。租借執行局本身曾經表示：「應持平等」的原則，皆可辦到。不論它是否可行，不論其原則能否產生正確意義，總是耐人尋味的問題。他又表示：租借供應品，是分配全球各他聯合國國家軍隊的指導官，而並非分配給各個國家。一體國際合作，即應出於形式記賬的意義，可以接受並分佈一切租借供應品。這點，也是可能的，想開解決的形勢，尚待完成的重要次目，似乎有：一、避免美國「總計」互相援助，以資平衡；二、當互相平衡時，力求決定明確的清算，以免各國主義者之變論的發生，以免友邦對於對美國義務之不足性而取「反已」的政策。

本文目的，在說明清算租借的有效方法，而在指出在它們「清算中」的政問題。主要的租借協定以及美國官方的政見，均已有效保證：租借的清算，將不致損及戰後的經濟，並可便利一般所希望的清算。後有相似的保證，租借的清算將在來政治上也是有益的。當有的證據，指出另一方法。

「我們使此鉅受微傷，而未將它殺死」。

外國報紙最多的地方

世界各國中，用各種不同文字出版報紙最多的，莫如英國了。十幾個滅亡政府各自辦有其本國文的報紙，而且每一國還至四其派別的不同，印有許多種報紙。

蘇波絕交後，波蘭流亡政府亦曾辦有報紙，言論有「太過火」的地方。英國政府雖曾得這「有傷」國友誼，但礙於「言論自由」從未禁止，不過不准把這報紙發電到國外罷了。可是這些報紙仍可寄至愛爾蘭，於是德國在那拍下的情報就隨郵船打回去，作為三倍編排撥進「聯合國通訊社」的「上等資料」。

有人問到美國情報部大薩爾格他機他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這些報紙中許多是在很小的印刷所印的，露出這些報紙的人，是屬於我這欽敬的一個國家，不過我不能不這樣說——無論你在什麼處看見一位波蘭人，你就一定會看到一種波蘭報紙。」

——摘譯自五月廿一日紐約時報

阿歷克塞托爾斯泰論

二十五年來蘇聯文學的發展

(原文載一九三三年五月卅日紐約時報)

阿歷克塞托爾斯泰可拉也維克托爾斯泰，公認是蘇聯現存的最偉大的作家，現屆六十高齡，因其對蘇聯事業的卓越貢獻，被獎紅旗勳章。最近托爾斯泰對科學院發表一篇題為蘇聯文學的演說，檢討二十五年來蘇聯文學之進展。因為蘇聯作家與蘇聯生活的發展密切關連，這篇演說是一個重要文件。

戰爭爆發以來，托氏在一切公開言論中，都指證人類的事業反對希特勒的死鬼軍隊（這是托氏的語句）。在他看來，戰爭是人類可貴的事業與法西斯墮落生活之間的生死鬥爭。蘇聯勝利將是更自由的生活。開端，在這樣生活之中，人類將有更光榮的地位。托氏是那些作家的首領，他們在戰前已經自認起愛國警鐘，可惜未曾被完全接受。

托氏斷定蘇聯文學的發展歷程如下：蘇聯文學是發展於兩個戰爭之間，並且帶有這兩個戰爭的影響。兩個戰爭的一個已經過去，一個正在進行。蘇聯作家曾以最大努力去創造一種積極的現實主義，以反映蘇聯在建立新社會的鬥爭及在迫來的風暴之中保護這個新社會的關切中的一切社會過程。戰爭爆發以後，又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因為作家進入了戰場，作者的呼聲與人民的呼聲幾乎完全一致了。

革命以前，勇敢誠實的俄羅斯國者的呼聲——如老托爾斯泰「聖巴斯托拉爾故事」中之丹尼維夫與格倫約夫——被「惡魔擊」的鬧聲擊倒淹沒。但托氏以蘇俄文學的真實傳統確在這些誠實的愛國者身上，而在許多俄國十九世紀作家的無價值的，屈辱的人物身上。托氏以為人是一種高貴而「常運」的人物——因為去年在塞滿史城打仗的人相信他們是這樣。其中帶有諷刺的嘆息。契河夫，哭中啼笑的果戈里，都不是這個時代的，高爾基站在兩個階段的邊緣。托氏認作蘇聯文學的英雄的人物是行動與意志的人，人民的首領，認定蘇聯建設的道路是社會發展的唯一道路，他不問誰是有罪，我當何為？但是這套觀念這些糾纏着十九世紀文學的問題。人類精神生活的重建，曾是革命文學的經常的主題，這與前一時期的「博愛」的心理割折成一個比。托氏承認蘇聯文學尚未成熟，缺乏風格，但以此歸之於安那時代的缺乏，蘇聯人民不斷的鬥爭，沿着一條軌道的突進。豐富與廣闊因為迫切而犧牲了。

派克(P. H. Park) 著
華 譯

兩個戰爭之間的文學階段劃分十分明顯，二十年代的標記是焦急的努力與試驗，三十年代的標記是無階段差別的社會的追求實踐的意識及對於一般路線的忠實但常變調而盲目的依附。在第一階段，亞歷山大，布洛克與馬耶考夫斯基顯得是主要的人物，前者是一個詩人般的第一解革命。馬耶考夫則講說繁榮，為繁榮說話，並且創造了羣衆人物，但是在第一階段中，却常常發現對於西與世俗的崇拜。這是「普通文化」及蘇聯書畫作家協會與其偶像破壞及不斷理論化的十年。

托氏以為三十年代文字開始於蘇聯書畫作家協會的清洗與統一及堅定的建立，大批新作家出現，來滿足新受教育的及迫切的要求讀書的讀者。五年計劃的熱潮為文學造成了成熟的園地。更大的責任心，在作家羣中生長了，或者是環形把責任心強加於他們身上。但是托氏認為這個階段的若干文學危險的站在自私自利的邊緣上，建設階段的「羊皮上走的人」似乎是平復的，一模一樣的，仍然缺乏人類的真實性格。但是，重要進步在這個階段中進行了，蕭洛霍夫，俄國的，民族的，萬眾愛好的作家，應用內戰的主題激勵了人民為迫來的風暴預作防範的準備，真正的愛國主義被引發了。

依照托氏的意見，在戰爭爆發之前，蘇聯文學已在尋到了堅固的基礎，他以為許多有才能的作家正在認真努力去解釋當代的蘇聯英雄主義，他特別提出了提渥兒道夫斯基，西米諾夫，依沙考夫斯基，邁爾斯斯基，蘇爾考夫，阿支馬托夫。等詩人，馬爾沙克的諷刺。提哈諾夫的列爾茨的故事，沙別別夫與包夫夫斯基的小說，格羅斯曼與格巴考夫包立斯考夫的冒險，許多士兵與瓦西里葉夫斯加爾的寫作。

現在我們找到了足以代表人民的鬥爭的個人了。現在我們已經逃脫了天下為公與國際主義的道路。（這有時會是錯誤的），並且了解了祖國。現在蘇聯文學正在變為真正的人民藝術，因為文學在人民那裏找到了真實與神聖的韻律，這種韻律在人民藝術中是如此自然的。托氏要求更多的諷刺文學。托氏說，諷刺文學對於建設工作是必要的。諷刺文學之受歡迎由考內帶克的戲劇「前線」造成的好印象證明了，雖然這戲裏

具有批判的價值。批判文學的受歡迎，特別可由魯迅的反應與批判作品證明，這些作品常被用大柴棒釘在所謂避靜部的牆上。他也要批評，這「蘇聯文學的驕的一環」，並要求研究蘇聯文學對西方作家的影響。

托氏說，「我們喜歡海明威，但我們不會忘記，假若沒有奧爾夫教他從容的的小事裏去發現大題目與悲劇，他不會成爲作家的。」他要求俄文的新羣化，驅逐古舊的句子，他說一個良好作家的語言要有四萬字，而某些當代作品却只用幾百個濫熟的成語。他要求更注意形式，蘇聯作家當常略這一點。

「人是我們一切努力的目的；」托氏結語說，「法西斯主義是人類的墮落。無弊級差別的社會是人道主義勝利的必要的準備。希特勒的軍隊是進攻活人地位的死鬼的軍隊。紅色之盾以偉大不可逾越的道德力量阻擋住他的去路。」

在六十高齡，托氏（他與L托爾斯泰沒有關係）仍是一個刻苦的工作者。戰爭爆發以來，有大部時間他在烏茨白克斯坦，間或拜訪莫斯科或德洛夫斯克。夏天他在莫斯科郊外別墅中寫作種花。上次會晤時，我問他，他以爲怎樣是希特勒結束生命的最好的辦法，下面是他的解答：

「首先我要在世界的大都城展覽他，要求很高的入門券。於是再送他在較小的都城展覽，入門券稍爲低些，然後再去省城，這下去以至小城。當希特勒在那些在夏日週遊鄉村的小馬戲班內被展覽了，直到小孩子坐過希特勒的囚籠時都不耐煩的對母親說，「又是他！我們不如去看白老鼠吧！」的時候，在希特勒的神話最後而完全消滅之前，我就要他去受他應得的死刑。」

編 後 記

盟軍侵入軸心佔領地不但已是眼前的事實而且將是今後逐步實現的偉大工作。本期選載了五篇「侵入問題」的重要文字；倫敦特電記述了軸心如何提心吊膽，時代雜誌一篇推斷從何處侵入最爲有利，蘇聯埃成時新聞提供了義大利的恐懼，吉溫少將即小心謹慎地敘述了侵入的種種困難，最後則「入侵日本學」表示盟國準備的周詳。

名記者史諾的蘇德前線記載情文並茂，是一篇感人極深的作品。派克記「爾斯泰論二十五年來蘇聯文學的發展」，在未見全文以前也是難得的文字。租借制度的介紹本期已是第三次了，以後還要多多譯述，使我們更能明瞭租借制度的性質。

重慶輪渡股份有限公司

現有航線

<p>橫江</p> <p>嘉陵碼頭</p> <p>朝天門</p> <p>龍門</p> <p>野橋溪</p> <p>彈子石</p> <p>票價：前二角 後一元五角</p> <p>嘉陵線開至江北後井開 彈子石由彈子石開同時 仍由江北上下各人</p>	<p>順江</p> <p>朝天門</p> <p>龍門</p> <p>野橋溪</p> <p>彈子石</p> <p>票價：前二角 後一元五角</p> <p>嘉陵線開至江北後井開 彈子石由彈子石開同時 仍由江北上下各人</p>	<p>夜航</p> <p>嘉陵碼頭</p> <p>朝天門</p> <p>龍門</p> <p>野橋溪</p> <p>彈子石</p> <p>票價：不分輪位 一律三元</p>
--	--	--

日航時間：天明開渡 天晚停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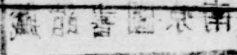
地址：重慶市打銅街一四一號

天下第一家 今日出版

預約未出 預約大出 預約者約書 請者均社 憑請有版 券速發重 取購售美 書買校一

本報訂價 每半年 改良報紙國幣四元 米色報紙一〇四元 郵費在內如須掛號每期另加掛號費二元

地址：重慶上清寺美專 校街一〇六號



渝各省地方銀行聯合廣告

本行籌備
 既逾應抗
 戰需要便
 利後方各
 界人士起
 見辦理內
 地各縣匯
 兌除詳細
 通商地點
 由各總行
 另登廣告
 外特此公
 告

名	經理	地址	電話
四川省銀行總行	楊曉波	道門口	四一三〇
江蘇農民銀行	潘遜百	道門口十二號	四一三〇
江蘇銀行	凌頌如	曹家巷	四一三〇
安徽地方銀行	吳邦謹	陝西路一七九號	四一三〇
湖南省銀行	朱慎微	陝西路一七九號	四一六五八
北省銀行	徐振唐	林森路二三九號	四一〇二〇
山東銀行	胡元忠	林森路五〇號	四一六四三
江蘇銀行	鍾志剛	臨江路八十一號	四一〇六八
廣東省銀行	沈旨言	新街口成銀行內	四二二三〇
福建省銀行	馮爾顯	陝西路二一一號	四二二〇三
雲南興文銀行	許惠元	陝西路一七九號	四一二三五
廣西銀行	石天渠	中正路	
廣西銀行	丁子馨	陝西路	
廣西銀行	郭伯起	台街口	

本行籌備既逾應抗戰需要便利後方各界人士起見辦理內地各縣匯兌除詳細通商地點由各總行另登廣告外特此公告